

Li Jing-Tsun Tsai

梁宗岱译集

歌德与贝多芬

[法] 罗曼·罗兰 著 梁宗岱 译 刘志侠 校注



Liang Tsong Tai

梁宗岱译集

歌德与贝多芬

[法] 罗曼·罗兰 著 梁宗岱 译 刘志侠 校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与贝多芬/(法)罗曼·罗兰著;梁宗岱译;
刘志侠校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75-4509-0

I. ①歌… II. ①罗… ②梁… ③刘… III. ①歌德,
J.W.V.(1749~1832)-生平事迹②贝多芬,L.V.
(1770~1827)-生平事迹 IV. ①K835.165.6
②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4456 号

歌德与贝多芬

著 者 [法]罗曼·罗兰
译 者 梁宗岱
校 注 刘志侠
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
审读编辑 许引泉
特约编辑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e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32 开
印 张 5.25
插 页 5
字 数 8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509-0/I.1488
定 价 3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编辑说明

一九二九年一月，在欧洲游学的梁宗岱第一次写信给罗曼·罗兰，请求准许翻译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贝多芬：他底伟大的创造时期》第一卷，得到大师回信同意。但他很快发现，译好该书需要学习更丰富的音乐知识，因此改变计划，先翻译另一部刚发表的《歌德与贝多芬》(*Goethe et Beethoven*)，同样得到大师回信同意。

这一年十月，梁宗岱结束瑞士阿尔卑斯山假期后，返回巴黎途中停留日内瓦，第一次前往莱蒙湖畔拜访罗曼·罗兰。在交谈中，他表示自己即将创办一本期刊，打算在最初几期刊登该书译文。一九三一年离欧返国前，他应邀到日内瓦参加和平组织会议，再次谒见罗曼·罗兰，向他告别。两人度过一个下午，离开时获得罗曼·罗兰题赠的这两本以贝多芬为主题的著作，以及四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

回国后，刊物计划未能实现，但翻译继续进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时事类编》连载了该书第一至第三部分：《歌德与贝多芬》、《歌德底沉默》与《歌德与音乐》。一九四一年，梁宗岱在战火中辗转到达重庆，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在《学生之友》发表了第四部分《贝婷娜》。一九四三年，广西华胥社出版单行本，书名《歌德与贝

多芬》。

本集采用华胥社版作蓝本，参照法文原著校注。为方便阅读，音乐名词及重要的人名地名改用通译，并且适当补回外语原文，以供对照。个别文字和标点按照常规处理。

本书的法文原著有大量注解，梁宗岱没有翻译。一九八一年，坊间出现本书的重印本，加入了从英译本转译的注解，但是没有注明译者的姓名，令人误会出自梁氏手笔。

梁宗岱当年放弃不译，因为这些连篇累牍的注解用于交代写作过程及资料来源，对读者理解作品的帮助不大，反而会分散阅读的注意力，因此代以小量简短的自撰注释。本集沿用同一原则，保留这些注解，另酌量增加一些新注。

同样情况出现于原著最后两篇附录《〈马赛曲〉在德国》和《贝婷娜谈音乐的信》，重印本根据英译本作了补充，未署译者姓名。鉴于这两篇译文与原著颇有距离，编者根据法文原文重新翻译，附于书后供参考。

目 次

歌德与贝多芬

序 曲	3
-----	---

歌德与贝多芬	7
--------	---

歌德的缄默	63
-------	----

歌德与音乐	79
-------	----

贝蒂娜	129
-----	-----

附 录

《马赛曲》在德国	153
----------	-----

贝蒂娜谈音乐的信	157
----------	-----

歌德与贝多芬

序 曲

当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在西克洛柏（Cyclope）^①的洪炉深处——《创造者贝多芬》（*Beethoven: Les grandes époques créatrices*）^②——开始一个需要许多年工作的长途旅行，谨慎要求他不得在路上耽搁。直达目标！

但我从不关心到达。使我发生兴趣的是路……只要它是在我所选择的方向里。我丝毫不忙。身体孱弱，而且，自幼便刻刻有被截断之虞，我时常在活着仿佛我可以活到一百岁——或明天便死去：这于我毫无差异。问题只在于全神贯注于你所从事的工作。

在我的《贝多芬》的路上，我碰到不少使我停留的人物，他们有许多话对我说，而我随时都准备去倾听他们：我生来就是活人和死者的心腹朋友。——这里就是两个曾经把他们的生存线和贝多芬的生存线混在一起的人。一个是贝婷娜，疯狂而又明慧，梦似的度过一生，但她那梦游者的眼睛曾经在梦的深渊看见了许多当代那些最清醒的人也认不出的天才：贝多芬，赫尔德林（Friederich Hölderlin，

① 西克洛柏 为雷神制造雷斧的巨匠们。——译者原注

② 《创造者贝多芬》 罗曼·罗兰系列著作，原书名《贝多芬：伟大的创作时期》。——编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编注。）

1770—1843) ^①，并且预告了大革命。——另一个便是我毕生的大师和伴侣：歌德。从三十岁以后，我在一定的时期便咨询他那无数的著作，像以往那些在日落，当思想敛翼的时辰——（浮士德在书房的阴影里静默而且梦想着）——叩问他们那古旧的圣经一样。没有一次，我从我的探访回来，口里只得到一些枯燥的答案，或者手臂上载满了许多无生命的原理，抽象的、先天的观念；没有一次不是给一道活生生的经验的洪流，一道从深处溅射出来的泉水恢复我的青春的。即使在天才的队伍里，那些和地灵 ^② 有着恒久的密契的也并不多呀！歌德和贝多芬便是这些“母亲们” ^③ 的心腹中的两个。但其中一个——那聋子——倾听着却看不见那从深渊里发出的呼声。另一个什么都看见，却不能什么都听见。贝婷娜呢，跟在他们后面，陶醉于爱和她自己的梦里，也不看见也不听见，却用她那发烧的手指在夜里摸索着。

对于我的《贝多芬》的读者们，我奉献这段我在贝多芬内在的海里的奥德赛旅行的插曲，愿他们和我一起停留，像在阿尔辛拿乌士国一样！

① 荷尔德林 德国大诗人。——译者原注

② 地灵 显现给浮士德的神灵。——译者原注

③ “母亲们” 在第二部《浮士德》里，这些“母亲们”住在无空间、无时间的深渊，“形成，改作，便是她们永久思想的永久谈资”。——译者原注

在这旋风似的时代，我欢喜从容自在地呼吸着，而且，在新城（Villeneuve）^①的山谷里，两手交叉在脑后躺着，在这新春的日子，在樱花下，去从那无底的长空凝望着世纪的永久的圈……于是波希米亚（Bohème）林中的会晤回来了，在特普列兹，这两个双生子：歌德和贝多芬，和贝婷娜的缱绻的挽歌——“宁娜，那为爱而发狂的少女……！”

这部书包含四篇文章。第一篇也就是最长的曾在《欧洲》（*Europe*）杂志上发表。我已把它增改过。其余三篇也是属于同一的题材，不过从另外几个观点研究。歌德的问题是那么浩大，而且，在他死后百年，依旧那么动荡（因为这个人的“生命箭”的特征是，一经射出之后，它永不停止，永远追逐着那逃避它的目标）——我觉得对于这几篇独立的研究保持它们那活动的弹性比较符合真理，这是我唯一可以把它们接近那伟大模型的不可企及的可塑性的希望。

音乐又一度是我的女主角。在这里，她不独是贝多芬狄安尼索士（Dionysus）的伴侣，她也是魏玛（Weimer）的阿波罗的女神，并且不是最生疏的一个。大家都不大知道。这部书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提醒法国的读者，告诉他们近代欧洲

① 新城 罗曼罗兰在瑞士居住的地方。

最大的诗人也属于我们的音乐同业会。他是这两条双生的小河汇合的大河流——像地球上所有的河流一样。

一九三〇，四，十五，罗曼罗兰。

歌德与贝多芬

上

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二年……丰富的秋天与葡萄的收获，树林的金与夕照通红的天……临末的两曲交响乐，和最后一曲小提琴奏鸣曲（Sonate pour violon）……最后的良辰，最后的爱……和两个太阳，贝多芬与歌德的邂逅，刹那的会合。自从许多世纪，命运已经准备好这两颗诗与音乐的大星的朔望了。时辰过去了，他们互相握手，又互相避开了。又要再等千年的长期了……我多羡慕那些得到目睹的人啊！我要掠取这些眼睛和那些沉睡在眼底的身影。我从池塘里看见那已经落在天边的太阳。

*

*

*

*

许久以前，这两个人已经遥遥地相识了，不过认识的程度并不一致。而两人之中，理解对方较深的，却是贝多芬。

自从童年，他便浸淫在歌德的作品中，对他深致景仰。他每天都读他。在他心里，歌德已经替代了克罗柏士多克

(Friedrich Klopstock, 1724—1803) ^①了。

……克罗柏士多克常常想死。这迟早总要来的！……至于歌德呢，他活着，而且我们大家都得和他一起活下去。所以他那么宜于谱成音乐。再没有比他更宜于谱成音乐的……

一八一〇年五月，他和贝婷娜（Bettine）第一次会晤里，他曾经说过歌德的诗对于他的魔力是多么大，“不独由于它们的内容，并且由于它们的节奏……”。

……我愿意而且被鼓动去用这文字创作音乐，这文字自己组成一个高尚的秩序，仿佛一座由心灵的手造成的宫殿一样；它本身已经具有和谐的秘窍了。

贝婷娜看见他正在热烈地把歌德两首小歌（Lieder）谱成音乐。怎样的小歌啊！怎样的音乐呵！……那《不要干吧，泪啊！》（《忧郁的快感》*Volupté de la Mélancolie*），和《迷娘歌》（*Mignon*）。

① 克罗柏士多克 歌德以前的德国著名诗人。——译者原注

同年，他写成了《爱格蒙》(*Egmont*)^①的音乐。而自一八〇八年，他便梦想着要把《浮士德》(*Faust*)谱成音乐了。

把一首诗谱成音乐，对于他，并不像对于大多数音乐家一样，只是一种插图工作，一种对于原诗的彩色的注疏；那是一种和原诗的结合，灵肉混作一团。人们并没有注意得够贝婷娜所述的他那番追逐曲调的呓话正是关于歌德的意境之探索，他要融化为音乐的：

……我要从兴奋的洪炉里把旋律放射出来，它向着四方八面奔逸。我追逐它，我重新热烈地搂抱它。我眼见它逃走，和散失在无数印象的混乱里，立刻又把它更热烈地抓住。我再不能和它分离了，我得要从一种忘形的痉挛中把它繁殖起来，化成种种抑扬顿挫的音阶；而最后，我胜利了，我拥有它，拥有我所追逐的原来的思想。于是，看呀，便成了一曲交响乐！……是的，音乐真是感官的生命和心灵的生命的媒介。我很想把这意思对歌德说。他会了解我吗？

他坚持着：

① 《爱格蒙》 歌德的剧本。——译者原注

旋律是诗的肉感的生命。一首诗的精神的内容可不是由旋律渗入我们的感官么？《迷娘歌》的旋律可不把全诗的肉感的情调传达出来么？这感受的印象可又不刺激心灵去产生新作么？……

在这里，贝婷娜加给贝多芬一种音乐的潜意识的直觉，比字面的意思深宏过千倍，因而作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前驱，而，回到歌德，他加重他的呼吁：

对歌德讲我罢？告诉他，他得听我的交响乐！他会同意我音乐是直达那较高的认识世界的唯一法门，人们受它包围着却抓不住它……心灵藉感官从它那里得来的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的化身……给歌德写信提我罢，如果你了解我！……我也乐意他启迪我呢！……

*

*

*

*

但是在未继续我们的路程之前，我们得在这里停留一下，估量贝婷娜作证的价值。

虽然我们不能在本文内试去解决这非凡的妇人之谜（对于她我要另写一篇比较详尽的研究），我至少应该在读者面

前划下这个问题的纲领，说出我所得到的结论。

我们现在已经有法子在这颗灵魂里看清楚了。她和歌德通信的原本已经发表了几年。许多批评的研究曾经把两种本子详细比较。虽然因为许多重要的信已经失掉之故，还有不少罅漏，我们今天已经很明晰地把“确凿的”从“可能的”，“可能的”从“谬误的”或“虚构的”分辨出来了，尤其是关于我们所须研究的这时期。而贝婷娜之谜再也不能成立了，除了那些不熟悉女性灵魂和缺乏同情的人——没有同情，灵魂之门是永不会开给你的理解力的。

不，她丝毫也不像一个近代许多历史家所称的“北方巫女”，这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〇年间的小勃伦丹诺（Brentano）^①——因为，描画一颗灵魂的时候，我们须先弄清楚我们撮取它的时辰；没有人毕生如一的，何况一个像贝婷娜那样完全听命于她的温软而且痴情的心的人！后来，容貌改变了，年龄把它叠折起来，把青春的微笑化作鬼脸。一八二五年的歌德的眼也不像一八〇七年一样宠爱地看她。但现在我们所要说及的，却是那二十至二十五岁的小迷娘。

迷娘，她亲近的人这样看她，歌德初次和她见面也这样看她。从他在《威廉·迈士特》（*Wilhelm Meister*）^②里找着了

① 勃伦丹诺 贝婷娜的姓。——译者原注

② 《威廉·迈士特》歌德的小说。——译者原注